

世界兒童文學選集

第一種

王爾德童話

英國 Wilde 著

穆木天 譯

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十日四版
(實售大洋二角五分)
(外埠寄費二分半)

世界

兒童

文學

選集

(種 一 第)

※ 話童德爾王 ※

不 許 翻 印

編輯者 創造社

選譯者 穆木天

發行者 趙南公

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

上海四馬路開設南京花牌樓

特約代售處 重慶唯一書局

王爾德童話小說序

這幾篇是從王而德童話集中選記的。

王而德的童話，係由兩回出版的：第一回是一八八一出版的，題名曰「柘榴之家」(House of Pomegranates)計四篇，曰「少年王」，曰「王女的生日」，曰「星孩兒」，曰「魚夫及其魂」；第二回是一八八八出版的，題名曰「幸福王子及其他的故事」(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Stories)計五篇，曰「幸福王子」，曰「鶯兒與玫瑰」，曰「利己的巨人」，曰「忠實的朋友」，曰「馳名的起花」，所謂王而德童話集者，係二冊合本的題名。

王而德的童話，與安得生(Hans Anderson) 葛立木弟兄(Brothers Grimm)等的童話比起來，算不得童話，或者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童話吧；所以願讀者不要以此誤會童話的意義。

王爾德童話自然是一種童話體的小說；然我更願說者拿他作為散文詩去鑑賞。

「童話」二字，係 Fairy Tales 之譯語；按 Fairy Tales 本應譯作「仙話」——我記得中國有這個名字，什麼講仙話——只以知識階級的慣用關係，仍譯作童話了。

三，八，十八，於日本，京都，神木岡。穆木天

漁夫與他的魂

每天晚上，青年魚夫上海上去，投網在水裏。

風從陸上刮來的時候，他得不着什麼，或者最好僅僅得一點兒，因為那是個暴烈的生了黑翅膀的風，暴浪起來去迎合他。但是風向岸上刮去的時候，魚從海裏出來，游到他的網眼裏，他把他們拿到市上，把他們賣了。

每天晚上他都上海上去，有一晚網是非常的沉重，他是幾幾乎拉不進船裏。他笑了，對自己說道：『我一定得着游游泳泳的所有的魚啦，或者捉住讓人驚異的什麼蠢怪物啦，或者是大女王所要的那什麼可怕的东西啦，』說着用起全身的力量拉起了粗繩子，以至如藍法瑯綫繞着青銅瓶子似的，長的青筋起在他肘上。他拉起了細繩子，平平的軟木圈兒一點一點的近攆來，到末尾網出在水面上。

可是究竟裏頭沒有魚，也沒有什麼怪物，沒有什麼可怕的东西，但僅僅一個小人魚臥着酣睡。

她的頭髮如像一張濕的金羊皮，一根一根的散髮絲兒如像玻璃杯上的細金線，她的

肉體如像白象牙，她的尾把是銀的真珠的，銀的真珠的是她的尾把，綠海草在尾之周圍環繞着；耳朵如像海貝殼一樣，嘴唇好似海中的珊瑚。冷浪打在胸上，鹽在她的眉上發光。

她既是這樣的美，所以青年魚夫看見她的時候非常驚訝，他伸出他的手把網拉近來，瞰在船邊把牠捉在肘裏。當他觸着她的時候，她像驚起了的海鷗叫了一聲就醒了，用她那紫水晶的眼睛戰兢兢的瞅着他，掙掙執執的想要跑。但他緊緊的捉着他，不讓她跑去。

當他覺得沒路可以從他手裏逃走，她便哭起來，說道：『你把我放了罷，因為我是海王唯一的女兒，我父親年邁了，是孤獨的。』

但青年魚夫答道：『我不讓你走，除非你給我個許可，無論什麼時候我一招呼你，你總得來給我唱歌，因為魚喜歡聽人魚的歌，那我的船就會滿啦。』

人魚叫道：『若我許可你這個，你真放我走麼？』

青年魚夫答道：『我真放你走。』

所以她給了他所要的許可，用人魚的誓法宣了誓。他就從她身上鬆開手，她就沒到水

裏，戰兢兢的非常害怕。

每天晚上青年魚夫上海上去，招呼人魚，她從水裏出來給他唱歌。海豚轉圈圈的圍繞着她游泳，野鷗在她頭上作漩的飛舞。

她唱着一首不思議的歌。因為她唱着人魚兒驅着他的畜羣移居，背着小犢在肩膀上；唱着崔藤 (Triton) 長着綠色長鬚子，有毛的胸脯兒，國王路過時，吹着旋螺；唱着全琥珀的王宮，以純潔的綠王爲瓦，以明亮的真珠鋪地；唱着海裏的花園，掛金銀絲的珊瑚大扇終日擺來擺去，魚兒如銀鳥似的來來往往的泳着，秋牡丹爬在岩石上，石竹兒長在蜿蜒的沙地裏。她唱着從北海來的大鯨魚，尖冰琉璃掛在鰓上；唱着唱奇歌的西林 (senens) 商人用蠟杜着耳朵，怕聽見了跳在水裏去淹死；唱着沉落的高桅帆船，受凍的水手們爬在船索上，鱒魚游來從開着的窗戶中出入；唱着大旅行家小茗荷兒，緊附在船底上周游世界，唱着住在崖邊的烏賊，伸着長的黑手，只要願意隨時能把昏夜弄來。她唱着鸚鵡螺，坐在自己的蛋白石船裏，掛着銀帆；唱着幸福的人魚男，彈着堅琴，迷着大可拉金怪 (Kraken) 去睡；

唱着小孩們捉着滑滑的海豬，笑嬉嬉的騎在他們身上；唱着人魚女臥在白沫裏，向水手們伸着手腕；唱着灣灣牙的海獅子，浮鬣的海馬。

當她唱歌的時候，所有的鮪魚全從深處出來聽她。青年魚夫在他們周圍下了網，把他們捉住，有的他用等入捉他們。當他船兒裝得滿滿的時候，人魚就對着他微笑着，沉到海里去。

可是她總不接近他，讓他捉住。他時常招呼她，請求她，但她是不應的；當他想捉着她的時候，她就如海鷗潛水似的泅到水裏，那天他就不能再見她了。她的歌聲一天一天的越法愛聽。她的歌是太好聽了，所以他忘了他的網和他的技藝，不管了他的職業。紅鮮鮮的鱗，凸楞楞的金眼。鮪魚在傍邊淺灘上過着。但他是不管的。他的魚叉攔在傍邊不用，他的編柳籃子空着，張着嘴，瞪着眼，呆呆的坐在小船中靜聽，直到海霧爬起來繞着他，徘徊的月兒把他的黃腿染成銀白。

「晚上他招呼她，說道，『小人魚，小人魚，我愛你。把我作你的新郎罷，因為我愛你。』」

「是人魚搖搖她的頭兒。她答道，『你有人的靈魂。只要你把你的魂靈送走了，我就要愛你。』」

青年魚夫對自己說，『我的魂有什麼用處呢？我也不再不見他。我也摩不着他。我也不認識他。我一定得把他送走，那許多的快活就要是我的啦。』一聲快叫他唇間迸出，在彩船里跳起來，向人魚伸着手。他喊道，『我要把我的魂送走，你要作我的新娘，我要作你的新郎，我們要同住在那海底下，你所唱給我聽的可以使我看見，你所願意的我都作，我們的生命總要不得分離的。』

小人魚快活的笑了，隨就把臉藏在手裏。

青年魚夫喊道，『但是我怎能把我魂送走呢？請告訴我該怎樣辦，是呀！我就怎樣辦。』人魚說，『哎呀！我不知道啊，人魚是沒有魂的。』說着親切切的瞅着他。她就沉到海裏去了。

次早的一早兒，太陽還沒昇出山還沒一手多高，青年魚夫走到牧師家里，叫了三回門。弟子從小門往外瞅，當他看了是誰，他就拉開了門栓，向他說：『進來。』

青年魚夫走進來，跪在地板上的芳香燈心草上，向說着聖經的牧師喊着說：『父，我與人魚有了戀愛啦，我的魂擋着我不讓我遂願。請告訴我怎麼纔能把我的靈魂送走，實在我用不着他。我的魂對於我究竟有什麼價值呢？我看不見他。我摩不着他。我也不認識他。』

牧師拍拍肚子，答道：『啊啦，啊啦，你瘋啦，不然你吃了毒藥啦，靈魂是人最寶貴的一部分，是上帝給我們的，我們得寶貴寶貴的去用他。沒有比人的靈魂還寶貴的。地上的東西沒有能跟他作比的。那值得世界上所有的黃金，比國王的紅玉還寶貴。所以人我的兒啊，再不要想這個啦，因為這是罪惡，不得赦免的。至於人魚們，他們是無法可渡的，跟人魚們交際的人們也是無法可渡的啦。他們好比不分善惡的野獸，主不是為他們死的。』

青年魚夫聽見了牧師的苦話，眼中滿了眼淚，站起來對他說：『父，牧神住在林中是快活的，石頭上坐着人魚男彈着他們的紅金豎琴。讓我像他們一樣，我請求你，因為他們的生

活像花的生活，至於我的魂啊，對於我有什麼益處，假若他在我同我愛人之中作梗？

牧師蹙眉喊道，『肉體的愛是惡的，異教思想惡之又惡徘徊在世界之中上帝都難受。林中的牧神是可咀咒的，海中的歌者是可咀咒的！晚上的時候我聽過他們，他們想從我的祈禱裏引誘我。他們敲這窗戶笑。他們把他們鴆毒的歡樂悄悄的說到我耳朵裏。他們用種種誘惑來引誘我，我所禱的時候，他們向我伸嘴。他們是無法可渡的，我告訴你，他們是無法可渡的。對於他們沒有天堂地獄，他們不讚美上帝的名。』

青年魚夫號道，『父，你所說的事情你不曉得。有一天在我的網裏我捉住一個海王的女兒。她比晨星還美，比月亮還白。為她的肉體我要給掉我的靈魂，為她的愛我要犧牲了天國。請把我所求你的告訴給我罷，讓我平平安安的去。』

牧師喊着說，『滾滾！你的情婦是無法可渡的，你要和她一樣不得超昇。』他沒有給他祝福，就把他趕起走了。

青年魚夫走下市上來，他慢慢的走，低着頭，像傷心人似的。

商人看見他來了，互相耳語。一個走上前問他，招呼他的名字，跟他說，『你要賣什麼？』他答道，『我要賣我的魂，請你買去罷，因為我是討厭他的。對於我我的魂有什麼用處呢？我不見他。我摩不着他。我也不認識他。』

但是商人嘲笑他，說道，『對於我們人的魂又有什麼用處麼？那也不值一個薄銀片。把你肉體賣給我們作奴隸罷，我們把海紫色的衣裳給你穿，把個指環兒給你帶在指上，讓你作大女王的嬖臣。但不要說你的魂，因為那什麼也不值，對於我們沒有什麼用處的。』

青年魚夫自言自語說：

『什麼怪事啊！牧師告訴我魂是值得世界上所有的黃金，商人說他不值一個薄銀片。』他就走出市場，到得海岸上，思攷起怎樣去辦。

正午的時候，他想起了他一個同伴，一個採香菲草(Samphire)的，曾告訴他在灣頭的洞穴的住着青年女巫，很精於巫術。他就望那里跑去，急急的想丟掉他的靈魂，當他在海

岸沙地上疾走着，塵埃在他的後邊湧起，覺着手掌在癢，巫女就知道他之走，她笑了，把紅髮拉下，披散着頭髮，她站在洞口兒上，在手裏拿着一枝開花的野毒人參。

當他氣喘喘的跑上崖來，跪在她面前的時候，她喊着說，『你要什麼？你要什麼？風暴的時候，你要網裏有魚麼？我有個小蘆葦管，當我吹着的時候，鱷魚就泳到灣裏。但是這個有個代價，好孩子，這個有個代價。你要什麼？你要什麼？你要暴風打翻船，把寶貝箱子冲到岸上來麼？我所有的暴風比風所有的還多，因為我仕奉的神比風還有力，用一個羅篩和一個水桶，我就能把大船送到海底去。但我要個代價，好孩子，我要個代價。你要什麼？你要什麼？我知道長在谷中的一朶花，除了我沒人知道。他有紫色的花瓣，心裏有個星星，他的汁如牛奶一樣的白。若你把這花沾在女王的硬嘴上，她就要跟你走遍世界。從王的寢台上逃出，跟你走遍世界。但是這有個代價，好孩子，這有個代價，你要什麼？你要什麼？我能在乳鉢裏搗個蟾蜍，拿來作湯，用死人的手攪着。你仇敵睡覺的時候，洒在他身裏，他就要變成個黑蛇，他自己的母親就要殺他。用一個輪兒我就能從天上拉下月，在水晶裏我能讓你看見「死」，你要什麼？你要

什麼告訴我你所要的，我好給你，可你得給我代價，好孩子，你得給我代價。」

青年魚夫答道：『我要的僅僅是件小事，而牧師向我生了氣，把我趕出來，那僅僅是件小事，而商人嘲弄我，拒絕我，所以我來到你這裏，雖然人都說你是惡人，無論你的代價是什麼我要給你。』

女巫走到他的跟前，說道：『你要什麼？』

青年魚夫答道：『我要送掉我的靈魂。』

女巫的顏色變青了，渾身突突的亂戰，把自己的臉埋在青斗蓬裏，她嘮叨叨的說：『好孩子，好孩子，那是可怕的勾當啊。』

他搖了搖他棕色的頭髮，笑了。他答道：『我的魂對於我是無用的，我看見他，我摩不着他，我也不認識他。』

巫女用她好看的眼瞅着他，說道：『若是我告訴你，你給我什麼？』

他說：『五塊金子，我的網，我住的小樹條房子，我撐着那個花花船，只要你告訴我怎樣

去掉我的魂，我所有的都給你。』

她帶着嘲弄的樣子對着他笑，用毒人參的小枝子打他。她答道：『我能把秋葉變成黃金，我能把蒼白的月光織成銀子，若是我願意。我所仕奉的，比世界上一切的國王還要富有，有他們各人的領土。』

他喊着說：『若你的代價也不是金子，也不是銀子，我得給你什麼呢？』

巫女用她的纖纖的白手撫着頭。她默默的說：『你一定得跟我跳舞，好孩子。』說着默默着他微笑。

年青的漁夫驚了，立起來叫道：『就只有那樣麼？』

她答道：『就只有那樣？』又向着他微笑。

他說：『日落的時候，在秘密的地方，我們要跳舞，可是我們跳完了舞，你得告訴我我所要知道的東西。』

她搖搖頭。她嘖嘖的說：『月圓的時候，月圓的時候。』他隨就向四下偷看着，聽着，一

個青鳥唧唧的從巢出來，在沙丘上旋轉着飛，三匹斑鳥兒在粗的灰色的草裏喳喳的跳着，互相呼叫。除了洗在下邊滑石頭上的水聲，沒有別的聲音。所以她伸出她的手，把他拉得近的，把她的乾辰緊緊的放在他的耳上。

她悄悄的說，「今天晚上，你須得上山頂來。今天是安息日，「他」要在那裏呢。」

青年魚夫吃了一驚，看着她，她露出她的白牙笑着。他問道，「你說的「他」是誰啊？」

她答道，「不要管。今晚去站在白木樹的枝下，等着我來。若有黑狗向你跑來，你用柳條打他，他就要走開的。若是貓頭鷹向你說話，你不要理他。月圓的時候，我就要同你一塊兒，我們就要在草地上一同跳舞。」

他問道，「但是你可願意對我盟誓，說你一定要告訴我怎麼丟掉我的魂麼？」

她走到太陽光裏，風穿着她的紅髮，颯颯的吹。她答道，「我用山羊蹄子爲誓。」

青年漁夫喊着說，「你是最好的女巫啊，今晚我一定要跟你在山上跳舞。我想你向我要金子要銀子呢。但你的代價原來如此，你可以得着的，因爲這是一件小事。」說着他向她